



小補

一三三

學而為政

八



117
238
/

論語註疏解經序

序解

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

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

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

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

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

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

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

故曰撰也鄭玄闕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

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

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

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

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

命

卷一

論語

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三吉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乃已集解之意序為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

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敘曰至等傳之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

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

三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為之卻食滄泣哀動左右長子俊嗣為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全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三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

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語

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齊齊論語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

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篇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

帝初置金璽監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
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
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
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
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榮陽令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
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既敘魯論齊論之作及傳述之

人乃以此**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

論語魯共王至論語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也嘗曾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

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
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
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
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
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特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
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
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
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
纒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齊論至齊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

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

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

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

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安昌

論語

及古

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

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安昌侯至句出焉正義曰此言張禹

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為世所重包周二氏為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為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論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章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不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

諸生倡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古論唯博士孔安國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

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

之訓說古論至之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

為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

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為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註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

延壽九年卒於家

之齊古為之註漢末至為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為論語之註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註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侯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註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註註與注音義同近故

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近故

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註說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大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註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註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熒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為論語義說謂作註而說其義故云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前世至有得失正義

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

一本善字下有說字

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註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今集至語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註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善者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註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註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

語言同而意異也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光祿至晏等上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為太子命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宮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

論語疏
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義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顛字景倩荀彧之子。說之弟也。咸熙中為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為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註疏解經序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學為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

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

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

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

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

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

擇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

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

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

耳故云亦也

馬曰子者至說擇正義曰云子者男

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

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

者嫌為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

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

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

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

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

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

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

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

誦習之者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

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

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

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
 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
 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
 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所以為說擇也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一
 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
 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
 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
 可喜也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
 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
 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
 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
 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國
 溫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
 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舍章
 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知也一云君子易事
 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

解者君子恕之
 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

國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

國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

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國本基也基立而後可

大成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國先能事父兄然後

仁道可大成

國有子曰至之本與正義曰此章言孝

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
 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
 上而好欲作亂為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
 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為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

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禮讓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皇氏熊氏以為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曰

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

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

曾子曰

馬曰

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

言凡所傳之

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曾子曰

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曾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已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

馬曰弟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曰

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包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子曰道千至使民以時正義曰此章之政教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為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

十
三
方
三
之
衍

包氏以為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馬曰道至故兩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為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草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千里者百方百里有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不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縣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

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坪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二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注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闕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

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闕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眾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文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

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為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為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氏曰作事使民至奪農務正義曰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

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曰

子以學文

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為弟言為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

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為言非行偽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子曰

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

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子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子夏曰至之學矣正義曰此章

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

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為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為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疇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為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孔子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固蔽也一曰

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

五

憚難也。**子曰**至勿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為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曰**慎終者，喪盡其

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曾子曰**至歸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

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子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

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

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曰**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

自與之。**子禽**至求之與。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

子至於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

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為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答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鄭曰至與之為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一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

改於父之道

子曰

至謂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

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
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為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子曰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有子曰至可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
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
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
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
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
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

注一本作信不必義也

言言疏 卷之一 禮記
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
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

其親，亦可宗敬。有子曰：至可宗也。正義曰：此章明

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為
信，於事合宜為義。若為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
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覆，不欺，故曰近義。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異，禮貴會時，若異在牀

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
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
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
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
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云亦也。
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
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
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
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
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子曰：君子至學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

言言
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
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厥脩
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
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非言學業有所未
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
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總結之也言能行在
上諸事則可謂
之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道不以貧為憂若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謂與

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子貢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

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之財曰貧佞說

為諂多財曰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

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

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

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為美德故孔子

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若好禮謂閑習禮容

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

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澳之篇

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

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

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

言詩疏
卷之一
子曰賜也詩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疏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已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已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知已知但患已不能知人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為政第二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星

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星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

命吾侪

卷之二

及古

尊之。以況人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眾人共尊之也。**包**曰德者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眾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包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包**曰蔽

猶當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包**曰至思無邪

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六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

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包**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

包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包**曰齊

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包**曰免苟免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包**曰格正也

子曰至恥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

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也四十

而不惑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

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

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

欲無非法子曰至不踰矩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

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

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

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

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

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

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

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

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子曰無

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

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

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

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

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

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

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

論語

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
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清昏
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
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
是無違之禮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
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
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孔子
魯大夫至諡也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
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者即仲孫何忌也
諡法曰溫柔賢善曰懿鄭曰恐孟至樊須正義曰
索史記弟于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
也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
之子仲孫蕪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

使父母憂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正
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
子之子仲孫蕪也問於夫子為孝之道夫子荅之曰
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
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馬曰至父母憂正
義曰索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
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發陽之役衛石繼武伯曰然則蕪也是武伯
為懿子之子仲孫蕪也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子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

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
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

愛而不敬獸畜之。**通**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
 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者
 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
 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
 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
 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
 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
 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
 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
 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
 敬也**包**子曰子游弟子姓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
 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包**曰至
 畜之正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
 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

交之此作豕畜之者
 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包**曰先

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包**曰孔子喻

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

色乃為孝也**包**曰子夏問至為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

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答

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

勞先食不為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

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

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為孝乎言此未孝也必

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

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

愚

子曰至不愚正義曰此章美顏淵之德子曰吾

怪問也愚無知之稱孔子言我與回言終竟一日亦

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

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繹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

乃知其回也不愚

子曰至魯人也正義曰史記弟

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

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

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者廋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

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言言疏
卷之二
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註云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註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煖尸俎是尋為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燂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

不施。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疾小人

多言而行之不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答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子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小人

比而不周。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曰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

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

精神疲殆。也。子曰：至學則死。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

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攻，治也。至殊塗而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批糠粃，或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子曰：至是知也。正

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孔曰：至由字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三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

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曰：

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

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

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子張至其中

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師

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

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

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

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

者則少悔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

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

祿亦同得祿之道鄭曰弟子至位也正義曰史記

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諡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

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哀公至民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

孔子曰何所云為則萬民服從也特哀公失能民不

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

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其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

對之也包曰哀公魯君諡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云恭仁

短折曰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魯卿季孫肥

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

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

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包曰舉用

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包曰季康子至則勸正義

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

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

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蒞下曰

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

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

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蠶

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

之事言之也**包曰**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知者

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論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

為政奚其為為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

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包曰或謂至為為政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為政同或謂

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

居位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答或人為政之

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唯孝友于兄弟

論語

卷之二

及古

言言政
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
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今其言與
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此孝之辭也。友于兄弟
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為政之
道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
言此孝友亦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為為政乎？言所
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不必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子曰：言人而無信，其餘
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包曰：

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也。小車駟
輓端上曲鉤衡。子曰：至行之哉。正義曰：此章明信
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為無信之人作譬也。

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也。小車駟
馬車，軌者軌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
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
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
也。包曰：大車至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
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註云：大車平地載
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輓，大車輓端持
衡者，輓轅前也。是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者也。云小
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
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軌者車輓端持衡者，考工記云：
國馬之輓，深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
輓崇三尺，有三寸，如軫輿轅七寸，又并此輓深則衡
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是
輓在衡上也。輓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
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輓下，是輓端上曲鉤衡者
也。名軌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

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馬

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

故可預知

子曰

命因於損益之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者第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尚黑殷則損之益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

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

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子曰馬曰所因至三統

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

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

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

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

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

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

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

也羣下之所歸心臣奉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

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

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

智信也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

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

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二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二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二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五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

繪高辛氏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用白，繪如鄭此意。邵而惟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一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繪高辛氏以十一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繪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繪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二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統者，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

言言正
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
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
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
命殷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
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命之所命
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
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
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
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
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湯
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
正朔也國物類相召至預知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
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
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
相生變
草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為無勇也 孔子曰義所
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 子曰至無勇也正義曰此
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已祖考
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為無勇也
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而不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
鄭曰人神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
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
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子曰義所至無勇正義曰
若齊之田氏弑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
君不能為討
是無勇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八佾第三

疏

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

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

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

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孔子至可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舞於庭者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

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為列六六三十二人為列四四十六人為列二八八人為列一四十八人為列

六為六八四十八人為列四四十六人為列二八八人為列一四十八人為列

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大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

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埙也草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草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詩
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
視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
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
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
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

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

臣工篇各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

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

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
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三家者至

之堂正義

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
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為首引三家
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各天子祭於宗廟
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
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
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
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
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馬曰三家至此
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
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
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
皆以其仲孫叔孫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
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
言已足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

言言正
為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
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
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
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
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
曰辟公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
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為異餘
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
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
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
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
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
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
是三家
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

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疏子曰至如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

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

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疏林

問至寧戚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
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
哉問者夫子將荅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
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荅禮本
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
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
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

論語疏 卷之三 四 及古

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註包曰諸夏中國

亡無也疏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

也華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註馬曰旅祭

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

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包曰神不享

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

而祭之疏季氏至林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

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者祭祭名也禮

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

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

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

豈不能諫止也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

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

子歎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

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

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

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

言言項
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云故謂凶歲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六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

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

相飲其爭也君子註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

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註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註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御左手手右加施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註王曰射於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御左手右加施弓于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註馬曰多算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算飲少算者算籌也鄉射

禮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

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

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

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

乎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

詩子夏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

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

閱莊姜美而不見答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

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

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

素者孔子舉喻以答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

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

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

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

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

也始可與共言詩也馬曰倩笑至逸也正義曰云

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

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
鄭曰繪畫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績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

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

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子曰至

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

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

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

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一國之君文

章賢才不足故也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

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

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

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

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止義曰此

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二年大祭之名灌者

論語疏

卷之三

八

言言疏 卷之三 漢古階
灌以往吾則不欲觀之也。孔曰禘祫至觀之矣。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註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

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幾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

言言疏 卷之三 漢古階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

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

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或問至指其掌正義曰此

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如何子曰不

知也者孔子答言不知禘禮之說答以不知者為魯

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

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

此也孔子既答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

或人以為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

為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為或人言此也

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

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

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

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

祭如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曰謂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

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

同。祭如在至如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

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

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

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使人攝代已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孔曰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

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

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

包曰孔子或出或

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

同祭如在至如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

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

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

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使人攝代已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孔曰

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

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王孫賈主禱也。正義曰。此章言

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

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者。媚。趨嚮也。奧

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

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

人也。竈者。飲食之所。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以喻

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

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奧。寧若趣於

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

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已。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曰。監視也。

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子曰。至吾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

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

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廻視夏

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包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

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孔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

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禮也。正義曰：子入至是。

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

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

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

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

也？鄉人，魯鄉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

謂鄉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

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為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

以為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

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

言。雖已知之，當須復問，慎之至也。禮也。正義曰：太廟至助

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

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

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為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相事，是

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禮也。正義曰：云

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

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鄉邑大夫，左傳稱鄉人紇，故

此謂孔子為鄉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

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禮也。正義曰：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

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

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

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

焉故口不同科

疏

子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張布為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射有五善至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與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與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

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與武武當為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註云大射者為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章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

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
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
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
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小大取數於侯道鄉
射禮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
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
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
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
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
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各於鵠鵠鵠
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
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士
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

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

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
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
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
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為既廢其
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為羊存猶
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
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
也鄭曰至欲去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三
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
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
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
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

云牲生日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倍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廟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入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

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則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批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

故以有禮者爲諂子曰至爲諂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諡時

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定公至事君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

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孔曰定公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

至傷言其和也子曰至而不傷正義曰此章言正

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與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

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

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

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

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

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

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哀公問至不咎，正義曰：此

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

宰我也。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

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

栗，便妄為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

宰我对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

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

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

孔曰：至使民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

上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凡建邦立國，

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

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

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

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為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

玷当作玷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

三歸娶三姓女婦人

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

包

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鄭曰

反玷反爵之玷在

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

子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

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為謂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為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問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為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者此孔子又為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

反爵之玷，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為知禮，更誰為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註**包曰：三歸，至非為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三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註**鄭曰：反玷，至知禮，正義曰：云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玷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玷，虛爵於玷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玷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

玷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玷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玷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註 大師樂

官名，五音始奏，翕如，從之，純如也。

註 從讀曰縱，言

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註** 言

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註** 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註** 子語魯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語魯大師

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然盛也。翕，盛貌。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

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釋如也者，言其音絡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

註

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

包曰：從者，弟

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註

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

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註

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

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說

儀封至為木鐸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此所請辭也。嘗會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極弱與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註**鄭曰：儀蓋至封人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

言穎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
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
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包曰從者至得見正義
曰云通使得見者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
云乃見鱒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孔曰
至今於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
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
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
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
者所以振
文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
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武王
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子謂至盡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

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
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
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
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
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
得故其德未盡善也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
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
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
云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韶為舜樂名也云謂以聖
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老使攝遂禪之
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孔曰至未盡善正義
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註
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
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
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
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
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此章總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

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

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

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

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終

